

# 大席菜：乡愁的味道

□刘广阔

乡愁中的几件物事，早已物是人非。现在，所能想到乡愁的时刻，除了诗人余光中的离世，还有酒酣耳热之际的醉茫心境。一个物质化了的人，日子无非是以顺时针方向行走，城市里的身不由己，生活已经足够让人没有“安稳感”，回忆或者思绪的飘动，很难再有温度的心情。

时间在推移，时间像是巨大的洪流将人类与世间万物涌动，并最终决出巨大的分水岭。现在，红白事大概是能让城市机器里运转的人们唯一能够相聚的理由。在乡村，一个家族血脉延伸的联系，通常在红白事的人数上，他们平时隐藏在生活庞大辽阔而又细腻深邃的褶皱里，一旦家族中出现了红白事，便如蜜蜂回巢般聚拢。鲁南的乡村红白事习俗，除了亲人到场，还有复杂而流水的席面，也叫大席菜。思绪回到二十多年前，乡村的生活仍然单调而贫瘠，“吃大席”是很多人改善伙食的一种期盼，“吃大席”时的一桌乡人可能认识也可能不认识，但是这都不重要，乡村厨子烹调的美食以及还有几道菜才是馋嘴者关心的重点，席间谈资无非是乡村物事、挣钱多少。“大席”将散的时候，座中妇女、长者大都拿出自家

盆、锅（近年来已进化为塑料袋），将桌中存量较多的菜、汤折（读三声，鲁南方言）在一起，以备家中食用。

在家乡，一个让人羞于提及的话题是，不喜欢席面上的丰盛菜肴，喜欢吃折在一起的“大席菜”。尤其是现在，物质条件的充盈使人们对饭店里肉蛋一类的传统“美味”感到免疫，小时候的“大席菜”是谈资中无可比拟的留恋。笔者小时候就喜欢吃折在一起的“大席菜”，一大碗叫不上名字的菜肴，里面鸡鱼肉蛋丸子蔬菜等各色彩码都有，他们的香气混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有如毒品般沉迷的香味。吃“大席菜”时最好是就着热馒头，热气腾腾中鼻尖、额头沁出汗珠，贫瘠的生活中升华出一种自得的快乐。

如果不是偶然发现，“大席菜”也许注定只是回忆中的一个隐秘的瞬间。38岁的陈师傅从事厨师行业已经有19年的时间，1998年，18岁的陈师傅跟随峰城名厨“李三刀”学艺，学徒一年，1999年正式出师炒菜，当时在枣庄三孔大酒店，这个具有时代气息的名字，很早之前就已经消失在枣庄的地面上。十几年的酒店厨师生涯磨练出陈师傅的烹饪技艺，六年前，陈师傅开始从事农村红白事的厨师工作，六年的乡村厨师经历，接手过上千场农村“席

面”，对农村大席上的菜肴了如指掌。陈师傅说，小时候农村的条件比较差，谁家办席面吃不完的菜，都要折在一起，分给邻居们吃。那种各样菜码混合的味道，现在已经吃不到了，那是一种带有乡愁色彩小时候的味道。因此，陈师傅没事的时候就喜欢研究这种“味道”，怎么才能做出小时候的“大席菜”？经过多年的试验、组合、调配，陈师傅终于在去年研究出小时候的味道——“大席菜”。

陈师傅说，农村大席上的炒菜和饭店里的炒菜完全是两种味道，因为从做法、步骤、调料上都不一样，大席上做菜，讲究干净、麻利、快。陈师傅说，他的这种大席菜，如果没有经历过农村大席上厨子的历练，肯定做不出来。陈师傅的“大席菜”精选烧鸡、肘子、鹌鹑蛋、肉丸、大酥肉、豆块、牛肚、大肠等18样菜码，按照比例严格配料，采用优质调料、香辛料20余种，每种菜码按照先后顺序依次现做，然后汇总，加以调制，最终才能做好这道带有小时候味道的美味——“大席菜”。陈师傅的饭店“百味餐馆”开在齐村集，自去年推出“大席菜”以来，便在人烟稠密的齐村集有了名气，慕名而来者甚多，每到晚上客人众多时，后者需要排队才能等到一份“大席菜”。“大席菜”做法看似简单，实际准备工作

很长，因为所需配料、调料众多，陈师傅每天早上都要去利民大集购买当日新鲜蔬菜，然后按照需求一一配菜，极费功夫，这其中有两三种关键的菜码和调料是陈师傅的独家发明，这也是他的“大席菜”味道和农村大席菜味道一样的原因所在。

谈起为什么会选择厨师这一烟火燎的行业，陈师傅说，小时候在村子里喝喜酒，喜欢看厨子炒菜，那种一锅炒出几十份菜的豪迈和热乎，让他觉得很厉害。长大之后，就从事了这一行当，更没想到的时，而立之年时，他自己也从事了农村红白事厨子，这也是他对“大席菜”念念不忘的原因。

陈师傅所喜欢的厨师感觉，大抵是乡村里生火做饭的温暖。从麦地里远望，炊烟是乡村的灵魂，暮色四合，灰暗的天空下炊烟袅袅，像人们有形的思绪，至于在抒发些什么，只有在村庄生活过的人才能理解。村子里那片散发着香甜气息、被村人们耕种、收获并又埋葬了他们的麦地，在夜色下，青色的麦苗如同夜色一般隐秘。小时候和村人们一起吃大席的情景恍若眼前，那些过世的亲人们和村子里的陈年往事，仿佛还存在于记忆的温度里。风过耳，是一缕记忆的香。（作者系市中文爱好者，《天下看台》副编辑）

## 关于市中区领导干部轮流公开接待活动的通知

各镇街，区直有关部门、专业公司、企业：根据枣庄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关于做好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信访工作和进京值班工作的通知》要求，从2月22日起至全国“两会”结束，党政负责同志每天都要到信访接待场所（区信访局二楼接待办公室）接待群众来访。现将时间安排予以公布。

中共市中区委办公室 市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2月14日

### 市中区领导干部公开接待时间表

序号	区级领导	职务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1	宋淑启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委书记	3.2	区信访局二楼接待办公室
2	王辉	区委副书记、区长	3.3	
3	马宏伟	区委副书记	3.4	
4	田丙昆	区委副书记（挂职）	3.5	
5	孙海鹏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3.6	
6	王忆青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3.7	
7	宋厚银	区委常委、组织部长	3.8	
8	王凤堂	区委常委、统战部长	3.9	
9	单相俊	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3.10	
10	张宗辉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3.11	
11	王玉	区委常委（挂职）	2.22 3.12	
12	秦绪鑫	区委常委、区人武部部长	2.23 3.13	
13	罗春耕	区政府副区长	2.24 3.14	
14	张继东	区政府副区长	2.25 3.15	
15	阙刚	区政府副区长	2.26 3.16	
16	宋海芳	区政府副区长	2.27	
17	赵保峰	区政府副区长（挂职）	2.28	
18	侯伟	区政府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	3.1	

## 过年的心情

□孙志昌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对过年失去了那份激动与期待，感觉过年不仅可有可无，甚至还有点害怕过年，感觉过年就是对心理与身体的煎熬，是一场不得不投入的战斗。

小时候，一到冬天，就会经常缠着母亲问，还有多长时间过年？母亲会不耐烦地说，早着呢，学习去。一进腊月门，就会听到零星的鞭炮声，渐渐地就有了年味，我激动的心仿佛就要跳出来。即使这样，我也不敢给母亲提起半句，唯恐母亲再发脾气。随着年的临近，我的心也越发兴奋，真想瞬间就到，去尽情地享受那份快乐与欣喜。

那时，年龄小，还不懂什么辞旧迎新。但知道一过年，就长了一岁，可以穿新衣，贴对联，放鞭炮，有好吃的。尤其是能和小朋友玩，甚至玩得忘了回家。回家后，大人的批评也比平时低八度，还面带微笑。我知道，过年，大人的心情也是快乐的。身边的每个人都将微笑挂在脸上，说话的声音里透着欢乐的音符。

年后，走亲戚、串朋友，每天都沉浸在过年的好心情里。每个人的脸上都露着微笑，那是一种对生活的期待与向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那时的过年心情，可以说就一个字——爽！

现在，生活好了，年龄大了，上有老下有小，按说过年应该是其乐无穷。我却没有了过去的那份心情，有的只是平淡与无味。年前，也不做什么准备，更没有什么期待。只是将年当做平常的日子来过，在潜意识里有着一种退缩的心思。按常理讲，现在的过年，条件好了，应该更有所期待。其实不然，物质生活丰富了，却丢了过年心情。

这天，到父母那，谈及过年。我问：“爸爸，过年的东西准备好了吗？”父亲说：“没什么可准备的，也不用买很多，平时想吃都有。”母亲也说：“现在过年没有过去热闹了，平时生活好了，也不盼着过年了。”我听后，原来父母把过年的心情也丢了。

其实，过年就是一个心情。如果你丢了过年心情，过年也就失去意义了，只剩下了一个形式。试想一下，你没有了过年的心情，表现在你的行动与语言上，势必影响到家人，也影响到全家过年的气氛。

带着一个好心情，盘点自己的生活，迎接新年的到来，放飞自己的梦想。让过年成为自己人生的加油站，生活的调味剂，用一个愉悦而欢欣的心情，去迎接新年的挑战，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作者山东省高唐县第一中学文学爱好者）



《梦里水乡》——周文静 摄

## 23

连载

张开山直奔东屋，费了半天功夫，从床底下的老鼠洞里，急急忙取出那只香炉子。张开山刚从床底爬出来，突然听见门外传来刘建军的吆喝声：“收废铁了，收废铁了。”张开山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嘴里说：“俺的亲娘来，完了，完了。”紧急之下，张开山家的接过香炉子，急忙端到茅房里，正琢磨藏在何处，只听“咣当”一声大门被推开了，刘建军一步跨进了家门。

“大队长说了，凡是铁头铁脑，必须全部上交，哈！”刘建军的口气完全不同于之前，这是他上任民兵队长以来，真正开始行使权力，说话的声调极像工作队队长王德鸿，连末尾那“哈”字，像极了王德鸿的声调。

“好好好，这就找去，这就找去。”张开山已是魂飞丧胆，点头哈腰答应着，脸吓得焦黄，他来到堂屋里，装模装样地找铁，心事却在香炉子上，不知道老婆在茅房里藏好了没有，如果被刘建军发现了，极有可能会当废铁给没收了。

张开山哆哆嗦嗦，东瞅瞅西看看，心神不定。这时候，张开山家的提着裤子，从茅房里出来，及时解了围。

“刘队长，屋里坐坐呗，忙了一天了，喝口水

歇歇，我找找家里还有没有废铁哈，大炼钢铁，咱也不能落后了。”

“一律上交，一律哈！”

“一律，一律，一点不落。刘队长，你放心好了。”

刘建军站在张开山的院子里，一副要挖地三尺的样子。张开山夫妇屋里屋外地搜寻着废铁。墙上的铁钉，大门上的铆钉，废旧的螺丝钉，不多会收拾了半水瓢。

刘建军心里明白，他今天的目的不是这些钉头铁脑，而是他父亲刘慎春说的那件宝贝。早些年，刘慎春在张永年家里当护家卒子的时候，就听说过张开山家有件宝贝。张永年与张开山的父亲张永森没出五服，又是一墙之隔的邻居，有关香炉子的来历，刘慎春是有所耳闻的。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刘慎春念念不忘那只香炉子。贼惦记，就那贼惦记，刘慎春给工作组写信，家里的房子漏雨为由，住进了张开山家里，不为别的，就为了得到那件宝贝。刘慎春住进张家之后，挖空心思找宝贝，三个月下来，不但没找到张家的宝贝，还落了一身的毛病，从此头疼腰



○ 無言

疼，卧床不起。张瞎子听说了这事，他看不惯刘慎春的做法，借题发挥，给刘建军说，您爹五行里缺水，张永森的房子也敢住？水火不容，一个“森”字就要了您爹的命。刘建军一五一十给刘父亲说了。刘慎春觉得有理，不得不搬出张家。这次，刘慎春听说收废铁的事，还是不死心，以为机会又来了，给儿子说了香炉子的事。

刘建军暗喜，决不放过这次发财的机会。

“再找找，看看有没有落下的？”刘建军一边说着，溜溜达达进了屋里。

“你自己找，随便找，俺留着废铁也没用。”张开山家的边说边陪着刘建军，翻箱倒柜一阵子，刘建军没见到别的东西，就把废铁放进箕箕子，离开了张家。

刘建军走后，张开山一屁股坐在地上，脸色蜡

黄，一头是汗，然后有气无力地问道：“俺的亲娘来，你把它藏哪里了？”

张开山家的不慌不忙，把大门关上，插上门闩，然后来到里屋，解开腰带，从裤裆里掏出香炉子……

刘建军从张家出了门，正是午饭时候，他悄悄溜进了郑寡妇家。

郑寡妇刚洗了脸，正坐在床沿上梳头，对刘建军的到来，她浑然不觉，继续对着镜子打扮。都说岁月是一把刀，对于郑寡妇来说，这话一点也不假呀，皱纹悄无声息爬上了额头，曾经俊俏的脸庞不在了，自己再也年轻了，想到这里禁不住叹了一口气。

一声叹息之后，郑寡妇的思绪回到十二年前。一九四六年的年底，阎三妹刚满十八岁，她做了一件让自己遗憾终生的事。十八岁的年纪，是容易冲动的年纪，那一年，她瞒着父母，离开峰县东关生她养她的家，跟着家里一个叫赵亮的伙计私奔了。私奔的原因很荒诞，她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她要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命运自己掌

握。夜色中，她手挽着赵亮远走天涯，去寻找属于她自己的幸福。登上台儿庄码头时，意外出现了，在一阵急促的枪声之后，逃命的难民蜂拥而来，慌乱中，她与赵亮失散了。慌不择路，跟着逃命的人流，沿着洵沟河一路向北，经过底阁街、更鸡岭，神使鬼差来到了石桥村，又神使鬼差住进了郑老太太的家。后来，她成了郑老太太的儿媳。再后来，她成了郑家的寡妇。一切的一切，都是冥冥中安排好的，都是神使鬼差的。她不敢再想下去了，心里乱极了。对着镜子，她发现自己的头发，也像她此时的心境一般，凌乱无序，她拿起梳子，梳了几下头发，然后插上了一个发卡。

郑寡妇梳理打扮的动作，早被猫在门外的刘建军看得一清二楚。此时的刘建军，早已对郑寡妇动了心思，单就她梳头的动作，就够他想入非非的了。他一步跨进来，一把将梳子抢在手里，喘着粗气给郑寡妇说：“上，上交，一律上交。”

刘建军的突然出现，给郑寡妇吓了一跳，骂了一声：“你个冒失鬼。”想把梳子夺回来，刘建军已趁机揣进怀里，一脸歹意，说：“凡是带铁的家伙，必须上交。”

郑寡妇以为是玩笑话，半真不假地说：“这镜框才有多少铁呀，别开玩笑。”



市中新报

生活需要

总编辑 褚洪波 编辑部主任 王晓琛